

里風

王汶石



里
風

王 汝 石

黑 凤

王汶石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0 7/8 印张 2 插页 228 千字
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印数 100,001—163,000 定价(6) 1.10 元

这是一部描写和歌颂我们时代新人的小说。

作品集中心墨，细致地刻画了黑凤的性格。黑凤是在党的抚育教养下，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。她听党的话，决心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作品不仅写了她表现在多方面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，还写了她的进步和成长，特别是写了她如何把伟大的革命理想，落实到平凡具体的劳动和工作当中，切实地解决革命生活道路问题。

除了黑凤，作品还塑造了芒芒、葫芦等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。

这部小说，通过关中渭北高原的一角，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，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。

本书这次重印时，曾经作者作了修改。

第一章

一九五八年秋天，一个风歇雨收的夜晚，云绽天开，初升的月亮明净如洗。丁王庄西头，一株老槐树附近的关帝庙台上，两个肝火旺盛的老汉，在猛烈拌嘴。看他们，新名词乱滚，大帽子乱飞，唇枪舌剑，一来一往，谁也不让谁。

这两个老汉，是丁王庄有名的两个老积极，平素都以办事稳当出名。他俩年纪都在五十上下，一个是保管主任三福老爹，一个是供应兼钢铁运输组长换朝大叔。他二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交情好的不得了，可又谁也不能瞧见谁，一瞧见就要抬杠，抬起来就没完没了，何况，现在他二人在队里各有各的职责。换朝大叔在公社钢铁战线上，他今天回村来，给炼铁场调运土高炉引火用的劈柴；三福老爹是队上保管，背地里却有分管农业的副队长丁世昌撑腰。三福老爹年岁稍长，瘦骨嶙峋，怀抱一把木楸，站在庙台上，活像一根栽在庙门口的铁旗杆。换朝大叔矮壮结实，怀抱一根长长的鞭杆，隔一条车路，蹲在道旁，恰似一头雕工粗糙的石狮子；在他身后的大树下，停一辆皮轆轤车，三头骡子卸了套，围着一个大油桶改作的行槽，露出一副馋相，抓紧时间抢草争料吃。

这一晚，全村男女，一喝罢湯，又都捞起家伙干活去了。村东、村西、村南、村北，灯光火影，鑼鼓喧天，鉄器磕碰，歌声飞揚，大伙全趁晴天忙着突击秋收，秋播，秋翻地，誰也騰不出閑工夫到庙台上來，两个老汉的爭执也就一陣儿高一陣儿低，沒法儿煞攔了。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能！”

“你能！”

“看看你那模样！”

“你那模样儿好嘛！”

“誰不知道你三福，从小就叫‘十三能’！”

“誰不知你換朝，越老越是个‘能三县’！”

“你身为保管主任，为啥不把劈柴早預备好？”

“木料就堆在你身子背后，要多少，装多少，短少一两一錢，我負責添够！”

“凭啥，你不找人劈好，給我装好車？”

“凭啥要我劈柴？”三福振振有詞地說：“該給你拨的勞力，队上早都給你拨了。”

“我那一組人，早都进山了。”

“这儿有活就該調回来。”

“可来回要空跑多少路哩！”換朝說：“你弄几个人來，帮忙破破柴，装装車有啥要紧？”

“那得看这儿方便不方便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換朝大叔握着一杆旱烟袋，在鞋底上敲得卜卜山响。三福老爹噙着一管烟袋，扑嗤嗤吸着烟，听见換朝用空烟鍋敲鞋帮，他便歪着脑袋，瞄了換朝一眼，一扬手把个鼓囊囊的烟荷包丢过来。換朝大叔一抬手，当空逮住荷包，装饱了烟鍋，走到庙台边去，和三福老爹对了火，又返回老地方蹲下来，狠狠吸了几口，声音响亮地啐了一口痰，口气强硬地忿忿然說道：

“哼！別看你是‘十三能’；‘十四能’也不行！看你这一回能得过去？……你把事由弄清白，这是鋼鉄，你当啥哩？”

“我清白得很！”

“我只要你一句話。你，給鋼鉄讓路不讓路？”

“我？我是破車不挡路！”

“我还当你敢挡路哩！”換朝大叔得意地說：“既然不敢挡路，你就馬上調动勞力劈柴！”

“勞力都在突击收秋！”三福老爹說：“哪儿还有人？泥捏的人儿，还得等晒干了才行呢。”

換朝道：“我不管你泥捏也好，面捏也好，反正，三千斤劈柴，非在上午十点以前到炼鉄場不可！”

“我已經把柴拨給你了，十点八点，这是你的事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嗯？”

.....

两个老汉，隔着車道，月光下，面对面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搜腸刮肚找理由，都想压服对方。他們各有各的任务，又各有各的限期，爭执半晌，依旧誰也不肯讓誰。

忽然間，村东头传来一陣說話声和清亮悅耳的笑声，笑声过后，宁靜的村巷，又輕輕传来一个女孩子无忧无虑的歌唱，歌声越来越近，唱歌的人向这边走来了。两个老汉不約而同地向东望去。

“黑凤来了。”三福老爹說：“等着吧，有你好看的！”

換朝大叔說：“看鍋墨抹到誰的脸上吧！”

三福老爹磕掉烟灰，把烟袋掖在腰帶上，掂起木楸，走下庙台。

“你咋？”

“我忙得很，不能陪着你胡纏。”

“你先莫忙！”換朝大叔也磕去烟灰，把烟袋倒插在衣領內，一边走向牲口槽去添草，一边喊道：“你这老保守不能走，咱俩的事还没个結果呢！”

“我不能陪着你这老右傾，在这儿閑磕牙！”

这时，那飘然而来的名叫丁黑凤的閨女，也許发现这儿有人，早已停止了歌唱，出現在老槐树下边的大路上。

“啊哈！到哪儿捉懶汉去呀？这儿現現成成就有一对儿。……全队都在干劲冲天的干活，你們却窝在这儿享清閑哪！……你們是誰？”

三福老爹輕輕移动脚步，正想抽身走开。

“那是誰？”黑凤說着，她快步向前，凑近去一看，高兴地喊道：“啊，三福老爹，是你呀！东风起来好半天了，多好的风呀，大伙等你去揚谷呢，你却躲在这儿，……怎么？在这儿看守庙門嗎？”

三福老爹不滿地瞄了黑凤一眼，忿忿地辯解道：“那老家伙

挡住我，我走不了啊！”

“那是誰？”黑凤边問边走过去。“啊，換朝大叔，你回来了！……怎么不說一声？队上正等着用牲口哩，你怎么不抽空儿給队上帮帮忙啊？”

“我有万万火急任务。”換朝大叔瓮声瓮气地說：“鋼鉄指揮派我，拉三千斤劈柴，可是你三福伯，这老家伙……”

两个老汉又猛烈地爭执起来。青年突击队长兼大队的檢查員丁黑凤靜靜地听着。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，年紀不过二十岁，阴影里，只見她，聚精会神，一对轆轤轆轤轉动着的眼晴，閃着幽幽的光泽。她思想敏捷而又浮躁，不等两位老者嚙嚙完毕，就把事由全部弄明白了，嘻笑着作出了判断：

“你們俩老伯，一对儿，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，全都是‘保’字号的，既沒干劲，又沒协作精神，放下工作不干，却在这儿磨嘴皮子。……你們等着，不要走！”姑娘說罢，一轉身揚长走了。

两个老汉抬起眼皮，望着黑凤的背影，歪一歪倔强的脑袋，面面相覷，交換着对那姑娘不滿的目光，可是，誰也沒走开。过了一陣儿，又互相抱怨起来。

“我一开头就說，不如咱俩动手干，你不贊成。”三福老爹說：“看咋着？这女子如果給咱出上一张报，看你那老眉眼該往哪儿装！”

“你啥时說过这話！”換朝大叔說：“你早这么說，早把事办了。……凭我这把力气，我一个頂你两个干哩！”

“这陣儿，倒吹起你那力气啦。”三福老爹反駁道：“先前，你一口咬定咱俩老汉不頂用，箍住要我找队长另派劳力。”

“我說的是多派几个人，为赶時間。”

“你說的是另派!”

“哪个駱說另派来!”

“对了,哪个駱才說另派!”

“多派!”

“另派!”……

月影里传来一陣輕捷的脚步声。

“这两个碰倒牆的老人又抵上了。”这是黑凤的声音。

“把他俩的大名登到牆报上去,看他們还抵不!”說这話的是另一个青年妇女。

两个老汉又互相盯了一眼。

黑凤怀抱几把长柄破柴斧走过来,在月光里眯眯笑着,同来的一个年輕女人,怀抱两把老鏟,她名叫春兰,是嫁到丁王庄不滿半年的新媳妇。她的性格和黑凤很接近,結婚的第二天,就跟着突击队下地干活,当时就成了黑凤的好朋友。最近两天,她的婆婆病了,队长丁世昌要春兰留在家里侍候老人,她刚才給婆婆喝了药,服侍婆婆睡下,出門来,看看有什么活可干,恰巧遇見黑凤到处找斧头,問明情由,便跟着黑凤到这儿来了。

“吵啊!怎么停下了?”黑凤对两个老汉笑道:“滿村人,都忙得連話都不想說,你俩閑頂楞的精神这么大,怕是歇过头了吧?……实說了吧,你們躲在啥地方睡大头觉来,睡了几天?”

換朝大叔急忙分辯道:“啊哈,好我的凤娃子呢,你这話,可把你老叔屈死了。老叔这几天,天天要往鋼鉄上去,你沒到鋼鉄上去,不知那儿的火色。”他指着三福老爹說:“怎能像这老杂毛,躲在后方,哪儿也不去,这么价自在。”

三福老爹怒冲冲地駁道:“你看上我这差事好,咱俩換!”

“換就換！”

“誰不換誰是‘咗咗哼’！”

春蘭一旁笑道：“大伯大叔，你倆老輩人在我們小輩面前，也不作个好樣子！”

黑鳳道：“不要擋，讓他們吵去，吵到天明，地里人都歇下了，召集个群众会，跟他倆算賬！”

两个老汉又不言語了。

換朝大叔見黑鳳和春蘭抱来那么多家具，心里已經踏实了，用不着再和三福老汉糾纏，便对黑鳳說：“正經事还干不完哩，誰倒有闲工夫和这老杂毛閑拌牙！……凤娃子，你調来几个人，該不是把你們突击队全拨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来的人，全在这儿了！”黑鳳指着自己和春蘭說。

換朝大叔听見这話，把眼瞪起，楞楞地眨巴着眼皮不說話。

三福老爹着急地說：“黑鳳！队里活那么紧，你倆跑到这儿来，你們的任务怎样完成哩！”

“不会加把劲，赶一赶？”黑鳳說。

三福老爹道：“你可要留神，三秋工作这么紧；气象台的报告又說，这几天天晴也只是个短时期，說不定一陣风，又是連阴雨。”

黑鳳道：“咱紧，鋼鉄上也紧呀！無論如何，天亮以前要打发三千斤劈柴上路，十点鐘送到，一分鐘也不能誤，……不能讓土高爐停下呀！”

“說得对，黑鳳！”換朝大叔几乎欢呼起来：“你是个好样的，风格高！不要听这老杂毛的保守話！”

三福老爹忿忿地对換朝申斥道：“你这老滑头，不要想給年

輕人戴上个二尺五，就想从中討便宜！……黑凤，你要来回想一想，……小心，不要讓咱們大家伙挨鏗！”

黑凤頂撞道：“天塌下来我頂着！”

春兰也插話道：“这几个鐘头誤的活儿，咱們再加把劲儿就补上了。”

“对嘛！”換朝大叔一旁叫好：“不愧是丁王庄的青年紅旗手！……这老杂毛一再說些松劲話，就該給他戴个双料保守帽子才公道！”

三福老爹不理換朝，气冲冲地对黑凤道：“既然天塌下来你頂，就好，这就好，总算把責任落實了。”

黑凤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無論有啥事，跑不了个黑——凤。”

三福老爹賭气地閉上了嘴，換朝大叔却在一旁乐坏了，一遍又一遍地夸奖黑凤，还說他回到鋼鐵上，一定要报告鋼鐵指揮部，給黑凤記一功。

黑凤打断他，說道：“且把功劳留給你吧，換朝叔！破柴的工作，你得支上一角。”

“我？……”

換朝瞪起两眼楞了半天，才說：“行！我沒問題。……不能再派几个人嗎？靠这两个老汉、姑娘、媳妇娃，到几时才破够三千斤？”

黑凤道：“全是些楊木、松木烂椽，好破得很。”

換朝道：“我看你俩抱来这么多家具，还当你叫来一个組的人哩！”

黑凤笑道：“咱先破着，等会儿，看能找到閑下的人，咱临时拉他个飞差！”

“好吧！”換朝无可奈何地說。

听到这儿，三福老爹扛起重木楸轉身要走。黑凤拦道：“三福伯，你也留下，跟我們一起破柴吧！”

“我沒那工夫！”

“你有啥急事嗎？”

“我要去揚場。”

“已經另安排下人了。”

“你管你的突击队去吧，”三福老爹口气强硬，“你管不上我！……要我留在这儿呀，你得先向世昌說去。”

黑凤說：“我刚才給我二叔說了，他答应把你留下！”

“咋？拿我老汉搪塞哩！”

三福老爹撮着嘴。換朝大叔挤眉弄眼，幸灾乐祸，故意响响亮亮地咳嗽了好几声。

大車南边是一块空場。預备好的废木料就堆在空場上。黑凤抱着柴斧領先走过去。春兰紧跟着。三福老爹叹了口气，把木楸小心地放在庙台的墙犄角里，一边紧紧腰带，一边走向木料堆，同时又粗声粗气地招呼換朝道：

“嗨！老滑头，快来啊，耍奸溜滑的是四条腿！”

“这一回，你总算沒能得过去！”換朝得胜似地說：“要是你敢，我跟你挑战哩！”

“你算啥东西？我应你的战！”

春兰喊道：“好啊，我給大伯大叔作見証！”

“行！”換朝慷慨地答应着。他拿起一只竹篩，从一个大荆条籠里倒了一篩子草，提起右脚跟，半弯着右腿当支架，把草篩干淨，添滿行槽，摸摸大青驢的脖項，拍拍黃驢子的脊梁，仿佛是

說：“要抓紧时机大吃大喝一頓，我不奉陪了！”

四人都已到齐。黑凤笑着說：“大伯大叔：你們刚才挑战应战是真是假？”

“怎么会是假！”換朝說。

“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！”三福老汉也不示弱。

黑凤又問：“換朝大叔，你刚才还說啥姑娘、媳妇娃，莫不是小瞧我們哪？”

“沒那个意思！”換朝否認。

黑凤道：“不管你有沒有那意思，我們俩也应你們的战，你看咋着？……春兰，你来不来？”

“那还要問！”春兰說：“但看两位老人家敢不敢？”

換朝道：“咋不敢！誰不敢誰是四条腿！”

黑凤笑道：“不管四条腿也罢，八条腿也罢，比輸了的該咋着？”

“你說咋着就咋着！”

“我說？”黑凤想了想，想出个怪淘气的主意：“誰輸了，找小学的老师，拿墨笔給誰的眼窝上画一副眼鏡。”

“贊成！”春兰說。

換朝笑道：“如果是你俩里头哪个輸了的話，不画眼鏡，要画个八字胡子，你們看咋着？”

“行！”黑凤笑着說。

两个老汉又都紧一紧腰带，問道：“家具怎么分配？”

黑凤道：“你們先挑，挑剩下，是我的！”

三福老爹的气還沒消，他譏諷地頂撞說：“哼！你就能得过

余，两条胳膊不知有没有四两劲呢！”

换朝大叔道：“这回，咱俩老汉联合起，非把胡子画到她鼻子底下不可！”

“我不和你联合！”三福老汉不友好地说。

黑凤笑道：“三福伯，你就联合起来试试看吧！”

四个人先后选好了工具，各自找好位置，望一望天空，此时，一轮明月正格外明亮，地面上的一切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

斧头、镢头飞舞起来，闪着明月的光辉，木柴的碎裂声卡嚓卡嚓传布开去。斧声中，只听见换朝大叔小声对三福老爹说：“老家伙，这下该舒坦了吧？没走脱我，也没跑脱个你！黑凤这丫头，你咋不敢惹哩？”

“我才把这黄毛丫头没在乎！”三福老汉意气洋洋地说：“我只听世昌的派遣。”

换朝机密地说道：“我看世昌也跟你一样。”

“咋跟我一样？”

“常常挨銼！”

“咋？”三福说。

换朝用眼睛指指黑凤说：“他这亲侄女就不饶他。”

三福老爹不由自主地向黑凤那边望去，月光下，他惊奇地看见黑凤那娇小的身影，拚着全部力气，抡着一把巨大而沉重的长斧，飞快地向下砍着，铁光闪处，碎屑的木片，爆炸也似的向两边迸溅开来。

三福老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暗暗发出一声长叹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让老天爷原谅这个惹人呕气而又干劲冲天，既不饶人又一刻也不为她自己打算的女孩子吧！

第二章

丁黑凤，是瓦匠丁老大的独养女儿。她虽然已经二十岁，可是她的生活经历，正像一般乡下姑娘一样简单，简直可以说没什么经历可言。不同的是，一般乡下姑娘，到了她这般年纪，对乡间社会生活的人情世故，早已十分精熟了；她们大部分都嫁了人家，甚至当母亲了；其中，有那些精明能干、善于应酬的，这般年纪就从公婆手里接管家事，千方百计地增加家庭收入的，也不算得稀奇；而黑凤在这些方面，比起她的同辈女子来，却要单纯得多。近两年来，本村外村来说媒的人，简直要把她家的门台阶踩平，门槛踢断了；许多未婚的小伙子，不远不近地追着她的踪迹，不管有事无事，一有机会都想法跟她搭讪几句；女伴们也常悄悄问她把对象选好了没有，她始终只是一个回答：“没意思！”实际上，一提到这种事，她也有些疑疑惑惑，究竟该把对象找到城里，还是找到乡里，她还没有拿定主意。直到五个月以前，春兰介绍了一个小伙子跟她通讯，她才算有了个对象。这一次她没有反对春兰，一来，她和春兰很对劲，二来，有个对象，也省去许多不相干的人来麻烦她；第三，她和那个名叫薛佩印的小伙子，先后在一个学校里同过学，在她的印象里，那倒是个好小伙。因此上，

她答应了春兰，願意和那个小伙先通通訊，彼此了解了解再說。但是她的性格却不曾因为这件事而改变一分一毫。她的所作所为，大半是依着自己的想法行事，往往不符合农村姑娘們應該遵循的常規。村里一般守旧的老婆婆們，抱怨瓦匠家老俩口把姑娘慣坏了，沒規沒矩。瓦匠老婆却有她的說法，最初她說这全怪她的瓦匠，后来又說該怪公家，怪共产党把她的女儿宠坏了，宠得女儿过于厉害，容不得人。

每一种說法，都占着一头理。

瓦匠丁老大，原是这村最穷的一家。他从小跟有名的穷瓦匠秦师学手艺，秦师是建筑过县大堂的手艺高强而又終生貧困的匠人，他一輩子教出了多少著名的徒弟啊。丁老大在这些徒弟中是最平常、手艺最不行的一个，他的拿手好戏是盘鍋头，人們譏諷地称他做“鍋头老大”，据說他一輩子都沒出师，他唯一的长处是为人忠厚老誠，心慈面善，胆小殷勤。这一点很得秦师的欢心，因此，老师傅虽有那么多高明的弟子，却把自己的女儿青蓮，嫁給了这个多年出不了师的徒弟。这件事曾經使丁老大的师兄师弟們嫉妒得发疯。

青蓮是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，她对她那沒本事的丈夫忠誠非凡，一个穷光景全靠她支撐，凭着她的精明，多年来，她簡直就是丁老大的保护人。旧时代，穷人的灾祸像天空的星星一样多，(至今，在黑凤的箱子里，还保存着当年鎮公所在瓦匠家里吊打老瓦匠时用过的火鉗子哩。)每逢遇到什么横祸，她总是挺身而出，掩护着她的瓦匠，总想讓瓦匠安安然然地躲在炕角里。她給瓦匠生了两男一女，两个男孩全沒成人，只留下黑凤这一个娇女儿。瓦匠俩口怎样溺爱这个女儿，就用不着多說了。